

華文傳記  
BIOGRAPHIES

# 周恩來與 張治中 下卷

舒  
風  
著

虽是兄弟，寸步不让；曾为敌手，大义结盟；  
周恩来与张治中：现代史上国共合作的典范。



Zhou Enlai Yu Zhang Zhizhong

華文  
華文出版社  
CHINO-CULTURE PRESS

華文傳記  
BIOGRAPHIES



# 周恩來與 張治中

下卷

舒  
風／著

華文出版  
SINO-CULTURE PRESS

# 下 卷



## 第五章

### 北平和谈走向光明

周恩来与张治中各自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所进行的国共谈判的第三个高潮，是“北平和谈”。这次和谈是国共两党在军事和政治力量上进行的最后一次较量，也是蒋介石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和、战两手的最后一次表演。

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都处于全线崩溃之中：东北经过辽沈战役之后，全军覆没；淮海地区，黄百韬、黄维两大兵团被歼，邱清泉、李弥兵团被围，逃生无望；华北的北平、天津成了两座孤城；南京、上海已处于解放大军直接威胁之下。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本钱此时已输得差不多了。在经济上“金圆券”改革以失败告终，物价如脱缰之马不可控制。这时的蒋家王朝，在军事上兵败如山倒，士气丧尽；在政治上，内部分崩离析，矛盾重重，怨声载道，民心失尽；国库空虚，财政、经济的力量已耗尽。蒋介石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在国际上，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唯一靠山——美

国，虽然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为蒋介石“输血打气”，也已无济于事。这时杜鲁门总统想换掉蒋介石，支持李宗仁上台，同时把美国的军事力量撤出去。其他列强如英、法等国在战后也筋疲力尽，自顾不暇，无法插手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又使出反革命的“和谈”伎俩。

### ◆ 一、蒋介石三召张治中 ◆

1947年1月初，张治中从新疆回到南京，这时马歇尔要回美国，他让皮宗敢（蒋介石的英文翻译）请张治中到他的住处吃晚饭。张治中高兴地说：“很好。我也想去探望他。”当晚，张治中即赴约，晚宴后，马歇尔在谈吐中流露出对调解国共关系的失望情绪。张治中因为处理新疆的民族纠纷，一直在迪化滞留九个多月。他刚到南京，对许多问题并不清楚，就没有表示任何意见，马歇尔也就不便多说什么。三天后，马歇尔回国，上了飞机才发表谈话，宣布他已调任国务卿。

1月10日，周恩来出席延安各界代表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协会议周年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评马歇尔离华声明”。指出马歇尔在声明中承认国民党内部的反动集团占优势，但是没有指出蒋介石是这个反动集团的最高领袖。针对他所说国大通过的独裁宪法是“民主宪法”，指出“没有中共参加的所谓联合政府，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制度是无法取消的，也绝不会成为自由主义政府”。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指出，马歇尔及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错误，希望马歇尔回到美国后，为了中美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和利益，检讨美国政府的政策，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不再干涉中国内政。

马歇尔走后，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屡屡失利，这时，他又想到了和谈。于是电话召见张治中。蒋介石请张治中落座之后便直说：“文白兄，鉴于目前形势，大家希望你再到延安去一趟。”张治中听了觉得突然，便说：“内战打得这么激烈，能和谈吗？”蒋介石笑笑说：“文白兄说错了，战场上越是白热化，越是需要和谈，越容易进行和谈。”张治中思忖了一下说：“委员长，恕我直言，参谋总长陈辞修（陈诚）先生曾在军事汇报会上说：‘有人天天在谈和，影响士气，现在的局势就是和谈谈坏的。’咱们党内意见就不一致，怎好与中共和谈。”

蒋介石站起来，把手一挥说：“辞修嘛，他就是直筒子，他的话可听可不听。我看通过和谈能解决问题总比打仗好。”

张治中说：“我去延安可以，不过一个人去不大好，能请张岳军、邵力子两位先生同行最好。”

蒋介石说：“你的意见可以考虑。明天我们开会研究一下。”

1月15日，蒋介石召集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人讨论和谈问题。最后决定由张治中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延安谈判。商谈的基础是：就地停战，整编军队，恢复交通，公平解决争议地区的行政问题。

1月16日，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共转达国民党想恢复和谈的意图。当日，司徒雷登即会晤中共首席代表王炳南，告知蒋介石要派张治中去延安“商谈和平”，并说这次是“无条件的商谈”。当天，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就来电报告知中央。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给董必武的电报：

根据目前形势，蒋介石恢复和谈，只有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和美方在3月莫斯科会议上粉饰太平。我们的方针应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让蒋彻底暴露其原形。我们“对司徒通知的回答，仍是坚持恢复1月13日位置与取消蒋宪另开制宪会议两条。”

1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说：“……蒋介石对于中共所提两项最低限度要求，取消伪宪及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既然置之不理，这就证明其所说和谈完全是欺骗。……张治中氏本人即曾于去年3月27日代表蒋介石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但是仅仅七天，就被蒋介石撕毁，在东北大打起来。此次再来谈判，试问有何办法证明谈成的任何东西不被蒋介石在几天之后加以撕毁？如果去年1月由蒋介石主持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可以由蒋介石撕毁干净，敢于召集非法国大，制造伪宪法，保障独裁，试问有何办法证明现在的所谓和谈有一丝一毫的真实？单以此种种，我们对

于现在喧嚷嚷的所谓和谈，完全丧失信任。除非蒋介石取消伪宪、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便无法证明他不是欺骗。”

1月20日，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中宣部，发表了一个和平攻势的声明，提出：派代表赴延安，现地停战，解决争执地区之地方政权问题等四条“恢复和平方案”，并拒绝了中共所提两条最低的恢复和谈的先决条件。

1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四条“和平方案”是用来拒绝真正和谈的先决条件，一切欺骗都是无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去延安和谈根本不可能，因为蒋介石绝对不会取消伪宪和恢复1946年1月13日的军事位置。这时国民党主战的顽固分子们则对张治中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参谋总长陈诚在徐州打电话给白崇禧说：“前方打得这样紧张，文白还在后方谈和？用不着喽！等我把共匪剿灭了，让他来当参谋总长好了。”当时张治中就坐在白崇禧的旁边。

张治中在和谈问题上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仍然不放弃和谈的主张。他在2月24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分析了政府威信降低的原因，历数党政军种种弱点的暴露。他请蒋介石务必改变领导作风，检讨各项政策。

蒋介石沿着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道路越走越快。南京政府于2月27日派军警包围了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并限令3月5

日前撤离全部人员，同时还封闭了《新华日报》。

2月28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阁下业已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请阁下以正式公函通知我方驻京代表董必武，需延长撤退期限至3月底。”

同一天蒋介石急电召胡宗南飞南京，部署进攻陕北的军事战略，批准了胡宗南提出的作战计划。命令胡宗南3月10日攻克延安。

3月7日，董必武率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乘飞机回延安，张治中、邵力子到机场送行话别。3月8日，张治中怀着无限伤感的心情飞回新疆。

3月11日下午，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11日拂晓，胡宗南命令董钊、刘戡两个集团军，十五个旅共十四万人，分兵两路向延安发起进攻。3月19日，我解放军经六天激战，歼敌五千余人后主动放弃延安。毛泽东同志在接见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周恩来说：“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说：“中共武装割据，妨碍统一，”“我们不能坐视变乱不加制止”，“只要我们坚贞奋斗，努力不懈，我敢断言，绝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要与共军“作战到底”。陈诚则在记者招待会

上说：“我曾有言，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败共军主力。但过去因和谈关系，国军多是被动挨打。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可。”

时间很快到了1948年6月。6月22日晨，人民解放军攻克开封城，歼敌四万人，击毙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国民党军队在各条战线，连连失利。蒋介石于6月23日，飞抵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共军作战机宜。在这时，蒋介石也给张治中发了一个电报，约他到西安一晤。

在此之前，张治中曾拒绝到西安统一指挥五省军队对共作战；继而又拒绝“西北行辕”改称“西北绥靖公署”。张治中认为“绥靖者，剿共之别名也”。这个名称也是他不能接受的。种种原因，促使张治中屡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西北行辕”主任职务，但蒋介石也以种种理由没有答应。所以借这次到西安之行，再次约张治中面谈。

张治中在6月下旬到了西安，停留了七天，每天都和蒋会面谈话，尤以6月27日的谈话为重要。张治中事后有个记录，摘录于下：

……6月27日上午9时，奉约到王曲常宁宫行辕。总统邀登小亭上，俯眺一湾流水，两岸碧禾，南山景色，扑人眉宇，如置身大自然怀抱中。坐对元首，畅谈国家大事，历时三小时

之久；且在对话中率直痛陈所见，总统并不以为忤，剀切解答。惟看法悬殊，隐忧莫已，特纪其要，借留回忆。

#### 治中附志

蒋：我们来谈谈时局问题。你先说你的意见。

张：当前局势必须有一绝大的政策转变，而这种转变一定要解脱外来的（指美国）挟持，同时要能够阻止党内的分裂趋势，国内的人心缓散；而且即在共产党方面，也能使之折服。这种转变，必须达到这种目标才好。

蒋：那么，怎样转变呢？

张：……先要从对苏联政策和对共产党政策去研究解决办法。……对共产党问题，……我们应该主动地放弃戡乱主张，停止战争（继续阐明主动停止战争的利害得失，及目前从事改善中苏关系不必有其他顾虑的理由）。

蒋：……对共产党问题，现在还不能说停止戡乱。我们即使停战，共产党也不会停战的。同时我们现在站在劣势的地位，自己先主动停战是更不好的。我并没有坚持以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到底，但是总要等军事形势好转才能谈得到这一着。……

张：（对总统关于共产党问题的看法表示不能同意）目前局势绝不能再拖下去，军事如此，政治亦如此，经济更如此；要继续拖下去，只有愈拖愈坏，我们应该果断。……

蒋：那还行？假使我们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士气马上要瓦解！共产党混进来之后，发展它的组织和地下活动，我们还受得了吗！

张：……要是这样拖下去，我们的党是一定完了的。现在已经看不出一点儿力量，因为大家忘掉了斗争的对象，只顾争权夺利，升官发财！党到了这步田地，可以说是已经完了的……至于士气，现在可以说低落到等于没有了。这些部队东征西调、早已疲于奔命，他们很多人说早已不愿意打仗……现在宣布停战，对士气不但不会瓦解，而且给他们一个喘息机会，相反的会为之加强的。……

蒋：（对上述分析颇为动容）现在党没有什么力量，分裂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把基本的忠实的党员团结起来，改造这个党。至于共产党的看法，并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现在绝不是停战的时机，还是先把局势弄好转再说。<sup>①</sup>

后来两人又谈了对苏、美的政策，谈了行政院的改组，以及某些省份的人事问题。但蒋介石绝对容不得共产党。

到了1948年11月，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都被解放军击败。东北已完全解放，华北大部分解放。11月2日，蒋介石密电召张治

---

<sup>①</sup> 《张治中回忆录》，772—775页。

中到南京：“行动要保持机密！”

11月4日，张治中飞抵南京，同日到达的还有傅作义将军。这时北平、天津、张家口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形势非常严峻。当天下午在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会后，大家到蒋介石那里吃晚饭，饭后谈平津问题。会上主要是何应钦讲话，他主张：撤退平津兵力，全部南下，或部分撤到察绥，部分南下。其他人默不作声。傅作义始终紧皱眉头，露出一副焦虑不安的神气。蒋介石最后问：“宜生将军有何意见？”傅作义连忙说：“很困难，很困难！”此外再也没有别的话。张治中因为事不关己，更是一言不发。蒋介石一看这种情形便说：“好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议。”

散会时，蒋介石对张治中说：“你明天上午来谈。”第二天上午11点，蒋介石打电话叫张治中到他的官邸。张治中走进办公室，蒋介石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你看现在的局势怎样？有什么意见？”

张治中也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形势和我们6月份在西安时相差太远了。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蒋介石说：“不打怎么办？”

张治中说，“还是由总统来倡导和平。”然后张治中从军事、外交、经济、民心、士气诸方面去分析，认为“现在应马上放弃戡乱的主张，恢复和谈。”

“我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

时候。”蒋介石颇为感慨和忧虑地说。

张治中逼进一步说：“现在如果不讲和，将来我们一定失败。”

蒋介石倔强地说：“革命党人不怕失败！”

张治中说：“革命党人固然不怕失败，我们纵然失败，也要能对国家、对历史有所交代。”

蒋介石生气地说：“你以后不要再提和平的话。”

张治中吃惊地问：“那么，你这次要我来有什么吩咐？”

蒋介石问张治中：“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

张治中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戡乱政策不变，在目前情形下，我绝对没法担任！”

蒋介石退了一步说：“那么，你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

张治中坚决地说：“我绝不能担当这个职务。如果您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蒋介石脸色严肃，十分难看。

这次谈话共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11月8日，蒋介石在纪念总理周上痛斥主和者说：“今天这些人抹杀了国家利益，丧失了国民的立场，响应共匪的谣言攻势，而主张向共匪投降，这不但是他们自己甘做共匪的奴隶，而且要贻害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永远做异族的奴隶牛马。”“国军戡乱剿匪方针早已确定，必须全力贯彻到底，目前一切和谣只是为共匪宣传攻势张目，绝不能影响我们政府和军民同胞为国除害的决心。”

从这个谈话，可见蒋介石没有丝毫和谈的心思。

事隔三年后，张治中在北京碰到傅作义。这时傅作义已经担任了水利部部长，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傅作义谈起1948年11月4日在南京开会见面时的情况说：“我从那天起，就转变了念头，只想‘和’而不想‘战’，特别是您给我的启示很大。”

张治中说：“那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怎么会给你启示呢？”

傅作义说：“那天进会议室的门口时，您一定让我先进去，并说：‘你们主战的请先走，我们主和的在后头。’从那天晚上起，我就认真考虑‘和’的问题了。”

张治中哈哈大笑说：“我真没想到我的话还有那么大作用。我当时只是在‘和’的上面打主意，对于他们在会上谈的实在有点心不在焉。”

## ◆ 二、张治中成了“风眼” ◆

1946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张治中在国民党内成了焦点人物，是政治旋风的“风眼”，许多人都盯着他，许多人都要找他。蒋介石要与中共和谈，找张治中；处理新疆民族矛盾找张治中；蒋家王朝到了风雨飘摇中，要重新组阁，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也找到了张治中。

主战派陈诚，1946年在他发出“三个月内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六个月内解决东北共军”的狂言后，曾到张治中家征求意见。张治中问陈诚：“你有这个把握吗？”陈诚不假思索地说：“如果六个月内消灭不了共产党，那就永远消灭不了啦。”张治中笑笑，诙谐地说：“这不能算做把握吧。”

张治中与陈诚私人友谊很深，早在黄埔军校时两个人就共过事；上海八一三抗战时，两个人有过来往；张治中主政湖南，陈诚驻长沙也有过从。40年代到了重庆，张治中在侍从室，陈诚在前方指挥作战，相互间经常打长途电话联系，一打就是几十分钟，有一次竟长达七十分钟，拿电话听筒的手都酸了。

1943年，陈诚得了一场大病。张治中针对陈诚的缺点，写了一封恳切的信，善言相劝：

……此次兄在病榻上时间较长，请将二十年来奋斗经过做一回忆，于将来做事及健康方面，必多裨补。兄一向肯负责，有担当，苦干、硬干，对领袖，对国家，贡献甚大！凡无成见之人，无不表示同情。不过求治太切，不免操之过急；负责太重，往往超过其力量。……以致二十年来瞻前顾后，劳瘁特甚，身体与名望皆蒙受影响。……吾兄今正可利用养息之闲暇，加以检讨省察，改正过去急切而务多之习惯，养成恬淡、和平、专一之性格，则兄未来将有三十年事业之作为，必可持盈保泰，